

# 妈妈,祝你新年快乐

□兴化 曹文慧

亲爱的妈妈:

和你分开,已经有两个多月。辞旧迎新的时候,特别想你。

我在苏州这边一切都好,你不要担心。虽然你总是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,巴不得我这个烦人精离你远点才好,但临走那天你的千叮万嘱现在还刻在我的脑海里。“在宿舍要和室友处好关系,收敛你那毛脾气”“东西用好要放回原位”“在外面不比在家里,财不外露知道吗”诸如此类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这句话,那一刻我总算切身体会了。

前天在朋友圈看到同学说想吃妈妈做的菜了,那刻的思念像涨潮的海水,快把我淹没,又咸又涩的海水不断涌入口鼻。我按捺不住地跟你说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你让我在这边照顾好自己,好好学习。随后罗列了一大堆菜名:炒鱿鱼、剁椒鱼头、鱼香肉丝、糖醋排骨……说等寒假你做好饭等我回家。

汪曾祺描绘的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成了我现在最向往的场景。好几次下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,抬起头看见皎洁的明月,便忍不住触景生情。

苏州和泰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?无非是导航上写的198公里;和你此刻的距离又有多远?只要我

们都挂念着彼此,那就是零距离。我们抬头看见的是同一轮月亮,早上迎来的是同一个日出。

从前读到古人借月思情的文章不能理解,甚至感到奇怪,为什么看个几乎每晚都会出现的月亮都能写出一堆思乡思人的文章?我算不上文人,写出来的东西也断然不敢和那些流传至今的大家之篇相比,不过我确实算是加入到那个看见月亮就想家的行列了。

填报志愿那会你问我要不要填个近点的,回家方便。当时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,说我要出去。那个决定直到现在我也依旧不后悔,即使我很想回家。

受光于庭户见一堂,受光于天下照四方。我不可能永远都呆在舒适圈里,沉溺在父母亲人为我筑建的高墙里。那只会让我永远都停留在一个长不大的时期里,遇到困难只会喊妈妈,稍微一点挫折便能将我摧垮。

从填报志愿开始,从此之后我只会越来越远,但我永远都挂念着你。我会成长到能独当一面,强大到能做你的依靠,而不是一直躲在你的背后,让你替我承担风雨。我是你的女儿,当了十八年贴心小棉袄,也想淬炼成钢铁,做你无坚不摧的甲

冑。百尺钢化绕指柔,至钢与至柔也未必不可同时存在。

前两天看到一段话:我妈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替我考虑到的人,深夜感叹一句,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爱就是母爱,它一次又一次的洁净我,在我心里,绝大多数感情都需要有个理由去支撑,但对妈妈的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。

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,无论怎样,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,我永远爱你。即使岁月在你身上留下了痕迹,我也希望你能够一直活泼开朗,一直充满精力,像个十八岁的正值大好年华的少女一样开心地迎接每一天的到来。不必被生活所压,不必被柴米油盐困于厨房,不必被家庭儿女拖住你的步伐。这些都是我为之努力的目标。

之前有人说,不管孩子有多大,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。我是你眼里长不大的小孩,同样的,你也是我眼里永远十八岁的漂亮姑娘。把童心分你一半,希望不管生活有多无趣,琐事有多繁忙,你都能开心快乐,闲暇之余去过一下你的青春年华。

祝你新年快乐!

你的女儿

## 年糕最解思乡愁

□湖北孝感 曾海波

年糕像一出戏,有酝酿、有发展、有高潮、有尾声。

老家在湖北省北部平原湖区,先将新鲜糯米入缸浸十来天,是酝酿阶段;把浸好的糯米碎成糕粉,是发展阶段;入甑蒸熟、捶打年糕、搓揉成形是高潮阶段;晾干晒干是尾声阶段。

腊月里,我将晚稻糯米装在箩筐里,用手推车推着送到做年糕的作坊,经过磨、蒸等工序,洁白如玉、光滑润口的年糕就做好了,作坊按照农户的要求,用年糕印版压成“吉祥”“如意”“五福”等字样,作为谢年或者祭祖用。

我早早地吃好年夜饭,在宽敞的作坊门口,将大灶、煤炉、甑笼、石捣臼、板桌、印糕板、糕粉、煤球等工具物件一一摆放排开,各就其位。临时支起的大瓦数电灯格外明亮,平添了几份喜气,照得乡亲们脸庞红扑扑地闪着亮光。当一笼蒸好的糕花倒入石臼,洁白,散发着清香,大人们轮番上阵,舞动大木槌在石臼上反复揉捶米粉团,等到火候够了,就做成条形的模样。孩子们最是心急,年糕还没有完成全部工序,就抓着吃,还央求大人做成各种动物的形状。这时,大人一边依着孩子的要求,一边说:“好哇,吃年糕,长得高。”作坊氤氲着腾腾热气,飘荡着甜香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搯年糕的搭档是一对中年男子,他们呈丁字

步站立,将木槌高高举起,猛烈落下木槌,又不失时机地将糕团的边缘推到中间。再将木槌头在小盆里蘸一下清水,轻轻正一下木槌头,一上一下,起起落落,“夯夯哧哧”,配合臻入佳境。一对搯罢了,新的一对紧跟着上场。“噗噗”一声,当木槌头在糕团上轻拍两下,像发出一道收关的密语,木槌停止了搯打。众人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回过神来,称奇声、喝彩声响成一片。

搯好的糕团韧性十足,被扔到一长溜清洗干净的板桌上,四周待命多时的男女老少,七手八脚地撕巴着、拉扯着、搓揉着。糕团要趁热做成年糕,这跟农忙时节的“三抢”一样,耽搁不得。他递给我糕团,我搓成长条,他印成模型,流水线一条龙作业。转眼之间,偌大的糕团魔术般地消失了,变成细细的糕条。有的切成块,撒上芝麻或红枣,装饰、点缀一番,喻示着节节高升、红红火火、圆圆满满。

大家透着亲切地互相招呼着,应答着。年终了,平时情谊好的,自然又亲近了一分;有意见有口角的,这会儿也都烟消云散了,乡亲们将欢乐的心情、美好的愿望、浓浓的年味,凝固在眼前这一块块雪白润滑的年糕中。

“年糕年糕年年高,今年更比去年好。”我的乡愁梦中,萦绕着年糕的芳香。

## 总把新桃换旧符

□天津 孙梦

回想2020的种种,好像亲历了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电影,也像走过了一场亦真亦假的梦境。只是再虚幻再艰难,它也还是走了。2021年的元旦,来了。

人生中第一次对元旦这个日子有认知,是2001年,我五岁。那时家里日子清贫,一天早上,母亲把还在睡梦中的我叫起来,给了我几块大白兔奶糖,对我说:“新年快乐,宝贝。希望你新的一年甜甜蜜蜜,开开心心。”小小的我对突然得来的奶糖惊喜不已,一边吃着一边问出我的疑惑:“新年?不是还有两个月吗?”

母亲告诉我,这是阳历新年——元旦。元,谓“始”,凡数之始称为“元”;旦,谓“日”;“元旦”意即“初始之日”。母亲还说:“生活再艰难,也要向前看,我们的好日子在前面呢。”只是不知这话是对我说,还

是对自己说。

2011年,我出去上寄宿制高中,第一次独自在外生活。每逢节日,总是对家里倍感思念。跨年夜那天晚上,我一边吃着熟悉的奶糖,一边和母亲通着电话,互道新年快乐。转天几乎是一起床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。彼时的我,觉得重大节日,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,才有意义。

2018年,我大学毕业,做了一名北漂。忙忙碌碌中,总是会忘记大大小小的节日,而母亲却每次都主动给我打电话提醒我。而彼时的我,即使是生着病,强忍着不舒服吃着清汤挂面,也还是会让妈妈以为自己在和朋友们热闹地聚会,吃着大餐。学会报喜不报忧,大概是成年人的必修功课。

记得那年的跨年夜,一直很节俭的我和室友两人,破天荒地点了可乐

和炸鸡,一边看跨年晚会,一边碰杯,祝彼此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。而彼时的我们,其实还都是刚刚毕业,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迷茫的热血小青年,什么都不怕,也什么都不想。

时光飞逝,转眼来到2020,这一年,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水逆,每个人都在自己那份生活里艰难前行着。我也选择暂时回到老家发展,上班下班,做饭吃饭,偶尔和老友聚会,日子平平淡淡却也风生水起。我也还保持着新年吃奶糖的习惯,仪式感不能少。

想起宋代诗人王安石的那首《元日》: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因着2020的特殊,2021的“新桃”似乎比往常更让人期待。我也始终记着妈妈那句话:生活再艰难,也要向前看,好日子在前面呢。我相信。

## 手机与人生

□南京 贺殊

一部手机像极了段人生,手机也成了人一段生命的载体。

出生时,我们像是一部崭新的手机,未见世界如同没有拍过照片,不会说话如同没有安装通讯软件。渐渐,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,如同一张张照片、一段段影像,慢慢存在于大脑中。父母教我们说中文、老师教我们说英文,他们为我们安装了名为“中文”“英文”的聊天APP,我们便开始了与其他人的沟通。使用新手机是快乐的,因为它性能好,也因为它的容量不曾被占用。新手机同人生一样,在既有的环境下,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

渐渐我们长大,从学生踏入社会,日复一日的工作,慢慢占用了大量的空间,让人感到岁月如梭。明明才周一,怎么就到周日了;明明刚坐在一起吃年夜饭,怎么又到了岁末的时节。既视感的产生,是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真实发生过类似的经历,而因为年代久远,被大脑选择了遗忘,只剩下似曾相识。当有一天,手机容量满了,再也不能拍进一张照片,使用软件时也在不断卡顿,系统跳出提示:“您的系统已满,请清理!”的时候,我该去删些什么才好?还是我的人生,已经背着悄悄设定了一套逻辑,主动默认删去了那些容量大的回忆文件,为新的回忆腾出空间?

清理容量已满的手机这件事,被理性迫切需要,却又被感性不断拒绝。该怎样去界定,哪些照片是现在可以删除的,却是以后的我迫切想找回的。那毕竟都是我经历过的现实。承载着快乐回忆的照片,也许经历一场意外,在未来翻到过去的照片时,带来的只有懊悔与悲伤。使我不敢去触碰照片中来自过去发自内心的欢喜雀跃,因为不再拥有。刻意回避它,又不想删除,变成心里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,一份不可承受之轻。我不愿意将它拷贝在电脑里,从手机里删除腾出空间;我也不愿意在清理其他回忆照片的时候,不断看见它的身影。因为身边个体的轨迹,会交叉、蜿蜒,不断发展。那么干脆,换一部新的手机吧!这于埋藏悲伤,守护珍贵,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。

假如真的有天堂,那么天堂也可能跟人间一样,同步使用着人间的科技,不断进步。古时生死簿是一本本子,现代是一份份云档案。当异世界掌管档案的神明,看见我们的档案时,是否看见的是一个个大小不同的电子文件夹,有的文件夹以TB为单位,有的文件夹以GB为单位计算(1TB=1024GB=1024\*1024MB)。姑且把容量看成一种立体体积单位,那么它想必就是人生厚度、宽度、长度的乘积。

## 母亲无冬闲

□合肥 汪亭

山村的清晨,天刚蒙蒙亮。母亲缓缓走到老屋旁,用力推开笨重的樟木大门。“嘎吱”一声响,惊醒了还打着鼾的父亲。父亲翻了个身,又睡着了。

院子拐角的鸡舍里,几只老母鸡正窃窃私语。母亲不紧不慢地走过去,推开了鸡舍的门板,从粮袋里用葫芦瓢舀了满满一瓢麦麸,倒进装着细碎菜叶的木盆里,搅拌均匀,撒到院子中央。顷刻,沉静了一夜的小院,就这样被鸡叫声给吵醒了。

父亲在小小的院子里栽了两棵树,一棵是四季青,一棵是泡桐。青黄相间的叶儿落满屋顶、窗台、鸡舍、石磨。母亲最头疼这些“常客”的光临,但又无可奈何。竹枝编制的大笤帚,不知扫坏了多少把。

屋后是个菜园子,是母亲自己开垦的。这个时节,整块地里就剩下大棵大棵的青菜。翠绿菜叶上还有

露水滚动,一颗又一颗,齐刷刷地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好不欢快。母亲踩着石板,挎着簸箕,蹲到地里,一手一棵利索地把它们连根拔起……

炊烟跟着太阳一同升起。熹微的晨光下,母亲用一把麦草温暖了冰冷的锅灶。白米粥在铁锅里尽情地翻腾舞蹈。往灶中塞了一根劈开的木桩后,母亲起身赶到门前的小溪边。

小溪边,一篮子青菜和一大盆衣裳,正等着母亲呢。溪水“哗啦啦”地流淌,母亲挽起袖子开始洗菜。一片片菜叶在冷冰冰的溪水中,显得无所适从。母亲却依旧麻利,抡起棒槌,把厚重的衣裳敲打得水花四溅。母亲骨瘦如柴的手,也就是在浸入冷水之后,才会变得既红又胖。

父亲坐在屋檐下,端着一碗粥,“嘎嘣嘎嘣”地嚼着萝卜干。此时,太阳已经爬上窗台。母亲拎着一桶衣

裳,一件一件地拧干,晾挂。屋檐墙壁上,几串红辣椒、白茄子笑得龇牙咧嘴。

早晨的时光,一溜烟工夫就过去了。母亲终于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,被溪水浸泡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,两根细细的筷子硬是拿不稳。

后山地里的山芋要刨出来了,父亲靠着门框,一边摆弄农具,一边小声嘀咕。坐在灶旁的母亲听到后,咬了几大口馒头,“咕噜咕噜”地喝下米粥,开始收拾灶台上的碗筷。

山芋种得不多,一亩不到的地。母亲一垄,父亲一垄,他们各自低头弯腰,小心翼翼地刨着土。不一会儿,沾着泥土的山芋,似一个个壮乎乎的娃娃,一堆堆或坐或躺在地沟里。

夜色渐渐弥漫村庄。在回家的羊肠小道上,父母亲一人一担山芋,走向灯火依稀的农家。